

# 魔窟 隐情

首届全国公安文学大奖赛优秀报告文学选

《人民公安报》文艺部编



# 魔 窟 隐 情

首届全国公安文学大奖赛  
优秀报告文学选

《人民公安报》文艺部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魔 窟 隐 情**

首届全国公安文学大奖赛优秀报告文学选  
《人民公安报》文艺部编

---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 4 2 2 5 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8.5印张 176千字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

统一书号：10417·2

定价：1.95元

ISBN 7—81011—029—2 / 1·2

印数：00001—80000册

##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入了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当代钟馗》《十二弦吉他情》《魔窟隐情》等13篇。这些作品形象报道了近年来我国发生的重大案件，揭露了罪犯的狡诈手段和阴暗心理，歌颂了公安干警的英勇和机智，表现了正义与邪恶、法与权、文明与愚昧的殊死较量。其中，《魔窟隐情》记述的是：一个恐怖的夜晚，一对情侣双双倒在资江边；又一个风雨之夜，一民警惨遭毒手；以后4天中又发生3起杀人抢劫案。邵阳市被恐怖笼罩，人心惶惶。公安战士不辞辛劳，经过风风雨雨90天奋战，终于探明了魔窟之隐情。

## 目 录

- 天府狼踪.....徐雅雅 ( 1 )
- 侦察员的歌.....周胜西 ( 22 )
- 在“冻土”上耕耘的人.....晓 石 ( 34 )
- 当代钟馗.....崔亚斌 ( 54 )
- 张良夫妇和《少年犯》.....朋 乐 ( 94 )
- 南马路九十四号.....晓 伟 ( 112 )
- 佩戴团徽的“女皇”.....张中方 ( 130 )
- 雷州半岛上的倩影.....傅义英 晓 莹 ( 146 )
- 十二弦吉他情.....姚玉彬 ( 168 )
- 经理失踪之谜.....叶 楨 ( 192 )
- 他战斗在街头巷尾.....李伦新 ( 204 )
- 魔窟隐情.....孙汉洲 王兆玉 ( 214 )
- 鬼亲.....柴建国 ( 244 )

# 天府狼踪

徐雅雅

**烈**日，喷发着暑热；暑热，笼罩着古城。

乐山，古称嘉州，是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汇流处。对面岷江边上是翠秀如黛的凌云山。山的一侧有唐代开凿的摩崖造像一尊，那便是世人瞩目的“山似一尊佛，佛是一座山”的乐山大佛。此刻，刚被热雨沐浴过的大佛好似眉含微怒，面带愁容，也许是游客们纷传市内刚刚发生了一桩骇人听闻惨案的消息传入耳中了吧？

是的，就在刚才下雨的时候，乐山市发生了解放后第一件抢劫银行案，这一时刻将永远铭刻在参战公安人员心中——1985年8月19日。

古城的一角，有一排灰色的平房，每一间房子的后窗都安装着粗粗的钢条，每一间房子的前门都伸出一块细长的小木牌，上面写着第几、第几预审室。雨后的烈日，拼命地把又湿又热的空气往房间里赶。而此时有一间预审室里的温度却象降到零度以下，冷峻、严肃，静寂中一股强大的压力，逼得坐在墙角的年青罪犯脸色青紫，上下嗑牙，浑身哆嗦。

那薄薄的紧闭着的嘴唇里面含着什么秘密？

那恐惧却又狡猾的眼神里隐藏着什么罪行？

“说吧！快说吧！”预审员的心头象是有几十面战鼓在

播，在催；然而，脸上却没有流露一丝一毫焦躁情绪，只是一双双如剑的目光，直刺对手的心脏！

冷汗，一滴、一滴地淌落下来；

牙齿，仍在止不住地打颤。

仍然是那句口供：“我是看热闹的，你们抓错了！”

### “贝多芬”与强盗

雨，淅淅沥沥，在古城上空飘洒。人称乐山“王府井”的土桥街上，仍是人挤人，人碰人。周峰迈着不大灵便的步子在人流中走着，几次差点被人挤倒。好在他个头大，脾气又温善，挤他几下，默默一让，也就算了。他的穿着打扮和当今80年代的青年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一副“基辛格”式的大眼镜给他添了几分书卷气。细心人还可以看出他的一条腿稍有一点毛病。说来话长，他父母都是火箭基地的干部，“十年动乱”时，双双成了“臭老九”。祸不单行，小周峰恰又患了小儿麻痹症。“臭老九”的孩子是得病容易治病难。三拖两拖，周峰差点丧了小命。幸亏有个好心的主治医生同病相怜，悄悄开了几副好药，这才救了周峰的命，可是他的腿却留下了纪念。周峰在人缝中挤着，走着，好不容易拐进一条小巷，象是渔船进了避风港。他轻松地呼了几口气，仰起脸庞，任雨水洒到脸上。

这小巷其实是两座高大建筑之间的通道，一侧是储蓄所的营业厅，一侧是一家中药店的高墙。人们匆匆走过这里，不留心停步，是不会注意这个安静的拐角里有一个小小储蓄所的。

周峰望了望50米开外的一座灰白色的大楼，那里是银行

办公主楼。大楼正静悄悄地午睡呢。有道是“睡个午觉等于吃一只鸡”，可惜周峰要值班，无法享受。“味道好极了！”他脑海里突然冒出一句“雀巢”咖啡的广告词来，不禁暗自好笑，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掀掉身上蓝色透明塑料雨衣，推开了营业厅沉重的玻璃门。

“周峰，你来了！”柜台里正在擦桌子的温小莉向他打招呼。

周峰惊奇地说：“怎么是你？今天中午不是老蔡的班吗？”

“老蔡的孩子病了，我替她。”

“噢。”周峰应着，走到柜台的尽头，推开一扇小门，算是进了“办公区”。他边挂雨衣边说：“温大姐，我告诉你，昨天我妈妈的老战友从北京来，给我带来一套贝多芬五首交响乐的原声带，70多块钱呢！我一狠心，要啦！”

温小莉十分感兴趣地问：“有‘田园交响曲’吗？”

“当然有啦，伦敦爱乐乐团演奏，卡拉扬指挥。”周峰说着，拿起一支铅笔，双手在空中划了几下，好象面前有一支乐队在听他指挥似的。

“得啦得啦，”温小莉笑着说：“难怪人家喊你贝多芬呢，你干脆改行算啦！”

“改行倒不必，要是什么时候咱们银行自己有个乐队就好了。他想听什么来着？噢，‘田园’，好，我就让他们演奏‘田园’。”周峰慷慨地给了温小莉开了一张“音乐支票”，又停住指挥手势，不解地问：“你怎么那么想听‘田园’？”

周峰，严格地说，他还是个大孩子，他很难理解温小莉这个少妇的思维的跳跃。温小莉自有温小莉的秘密，这秘密



连她爱人都不知道，那就是她要做妈妈啦！

温小莉望着周峰发问的眼睛，轻轻笑了一笑。她怎么好启齿说自己想用优美的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对腹内的小生命进行胎教呢？于是象大姐姐嗔怪小弟弟似地说：“你少问，我就是想听‘田园’。”

“嗨，”周峰急切地说：“‘田园’好是好，可你难道不知‘命运’更有听头？头几个音符就象命运女神在敲门似的。”他嘴里哼着乐谱，手指弯成一个钩，象是在敲空气中一扇无形的门——“米米米多——，来来来西——”……

这时，有人把玻璃门推开了。他俩见有顾客进来，便停止了谈话，端坐在椅子上，等着来人办存款或取款手续。孰料，进来的两个男人并不言语，一个一屁股坐在柜台外的长椅上，一个走到柜台尽头推开小门，径直走向周峰。

“哎哎，干什么！”周峰见那人神色阴沉，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情，忙说：“出去！出去！”

那人说：“我找你们领导！”说着，眼睛向周峰身后的保险柜盯了一眼。

“找领导可以，你出去说！”周峰站起身来，一手指着柜台外，严厉地说。

不等他话音落地，那人“啪”地亮出了雪亮的弹簧刀。温小莉发出一声尖叫。紧接着一个黑影从柜台外蹿了进来，朝着周峰的太阳穴就是一拳，一下子打飞了他的眼镜，一只手把他喉咙一锁，把他按倒在地，一把匕首对准了他的喉咙！

这就是一进门坐在长椅上的那个人。周峰一辈子也忘不掉这副面容：卧蚕眉下一双狼一样凶狠的眼睛，眉间川字纹

很深，象刀刻的一样。黄里透黑的脸色，厚厚的嘴唇，四方下巴，牙齿咬得咯咯响！好一个恶人！他的脸离周峰的脸很近，他的匕首离周峰的喉结更近，可是周峰并不怕他。此刻周峰的双眼是自由的，他拼命的踢、蹬。只听很响的一声，大概是把落地电扇踢倒了。那恶人扭头看了一下，周峰乘机扼住了那只拿匕首的手，两个人在地上打成一团。

温小莉被先进来的那个男人甩了一个跟头。她爬起来，见那人举刀要向周峰刺去，急得拼命向前一扑，将那人手中弹簧刀打落，顺势一脚，又将弹簧刀踢到柜台下。两个歹徒本想先干掉周峰，再逼温小莉开保险柜。不料，错估了形势，没想到，这两个文弱的营业员竟有这么大的胆量，况且温小莉一个劲儿地尖叫：“来人哪！来人哪！”

压着周峰的那个歹徒突然松了手，周峰浑身一轻。一瞬间，他看见那人象来时那样一蹿，很快窜向了大门。周峰红了眼，抓起一把椅子向那身影砸去——“哐当”一声，椅子砸偏了。周峰一扭身，想追出去，却见温小莉还紧紧地抱住那一个歹徒的大腿不撒手，任雨点般的拳头落在身上。周峰恨得两眼喷火，挥拳向那人胸口打去。那歹徒飞起一脚，正揣周峰心窝。周峰踉跄几步，嘴角流出了鲜血。

“周峰！”温小莉心痛地惨叫一声，那歹徒乘机摆脱了温小莉，仓皇向大门外逃去。

温小莉挣扎起来，扶住周峰，热泪夺眶而出：“你，你浑身是血呀！”

周峰低头一看，只见白的确良衬衣上、绿军裤上，有五六处血渍。奇怪，怎么一点也不痛呢？

“你快去叫人，我没事儿。”周峰倒还镇静。

“我看见好多人追出去了。”温小莉大口喘息着说。

“真的？你快帮我把眼镜找一找，我什么也看不清。”

温小莉四下望望，周围狼籍一片，终于，在保险柜旁边发现了周峰已经破碎的眼镜。她走过去，蹲身捡起来。猛地，她觉得小腹有一团凉气往上冲……她突然意识到腹中还有一个不足3个月的小生命！

“哇！”的一声，她放声哭起来……

刑警队长卢剑飞是案发后10分钟赶到现场的。他命令老侦察员尤川江去医院找周峰和温小莉了解情况；中年侦察员沈寒星和记录员突审被群众抓获的一名歹徒；还派出几个侦察员火速布置堵截各个路口，搜捕另一名罪犯；自己则带着几个人留在现场勘查。

“这是两个有经验的罪犯，”他初步判断着，“地点选在僻静处，时间选在众人午休时候……”他的目光扫视着，保险柜安然无恙，地上有点点血迹。噢，那是什么？哎呀，贝多芬的交响乐！卢剑飞也是个音乐迷。他的抽斗里，除了《犯罪心理学》、《刑事侦察学》之外，还有十几盘录音带，不过，他对“梁祝”、“阳关三叠”比对“圣母颂”、“小夜曲”更感兴趣。他在紧张工作之余喜欢听听优美、恬静的音乐……他把“贝多芬”拿起来，轻轻地吹了一下上面的灰尘，心中一阵隐痛。

“卢大队长，”一个侦察员用紧张的口吻报告说：“长椅上发现一个黑色人造手提包！”

### 狼 踪 初 露

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始的那一幕去。从抓住歹徒到现在，

沈寒星已经审讯他近两个小时了。在沈寒星强有力的攻势下，那歹徒供出他叫成克培，23岁，是江油县三河乡人。

“跑掉那一个叫什么？”沈寒星追问。

成克培的牙齿又开始打颤，冷汗又开始往下滴。他紧紧地闭住嘴，仿佛一开口就有杀身之祸。

沈寒星点燃一支烟，慢慢地吸着。

成克培见公安人员突然不再追问了，反倒更慌起来。这时，门开了，一个年青的公安人员走进来，在沈寒星的耳边悄悄说了几句，声音很低，成克培却捕捉到这样一个信息：

“另一个也抓住了。”

沈寒星不动声色地站起身来，“你不讲实话，要对你的行为负责！”

成克培慌了：“我说，他叫陈绍友！”

“他叫什么？”

“叫陈翔。”

“到底叫什么？”

“他在劳改时叫陈绍友，刑满后改名叫陈翔！”

沈寒星心里在笑，兵不厌诈呀！终于查出了同犯的名字，有了名字就好办多了。

“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去年在江油，他是遂宁人……”

陈翔，就是那个压在周峰身上、用刀尖抵住周峰喉咙的歹徒。

卢剑飞和公安局长康庆吉通过闭路电视看到了刚才沈寒星导演的那出“敲山震虎”，两个战友的眼睛相视一笑。这里包含着一个默契：陈翔，就是那个黑色人造革手提包的主

人。

那个包，有署名“陈翔”的“绝命书”一封，上面写有向哥嫂告别的话，大有一去不归的意思。这陈翔究竟是何许人呢？黑色人造革包中有菜刀一把，经检验没有发现血迹；一纸包约半斤重的石灰粉；绿色塑料皮笔记簿一本，上有若干人名通讯地址；写有日本退休警察抢劫银行内容的杂志一本。从这些物品来分析，陈翔的犯罪手法已向专门化方向发展，并且学到传统手法，可以说犯罪已经转变为“职业”了。另外，从成克培死不开口，到带有恐惧心理供出陈翔这个名字，说明陈翔是此案的主谋；发案后布置下去的堵卡拦截均无收获，说明此人动作迅速，有反侦破经验，从而可以判断这是一条人性丧失殆尽，极为凶残的恶狼！

“现在看来在乐山打转转已经没有油水喽！”唐局长沉思着说道。

“是的，”卢剑飞首肯，“成克培招供以后，我们已向遂宁打长途询问陈翔其人，对方回答说确有此人，但不掌握具体情况。我看有必要马上派员去遂宁查一查。必须尽快搞到陈的近期照片，以便发通缉令。”

“好，江油方面也要去人，查清成克培是怎么和陈翔勾结起来的。”

“尤川江去遂宁，沈寒星去江油，我想继续挖一下成克培，他的口供里疑点很多。”卢剑飞边思索边说出一个作战方案。

唐局长双手按住桌面，语重心长地说：“小卢，这个案子很棘手，绝不能让恶狼再猖狂地祸害人民了！”他顿了顿，又说“我安排在乐山市、峨眉山一带继续控制面上的情

况。”

网，撒开了。

老局长披挂上阵，卢剑飞心里更有了底，便就地安营扎寨，和成克培周旋起来。

成克培交代，他和陈翔到乐山后住在“飞虹”旅馆。卢剑飞来到“飞虹”旅馆翻遍旅客登记簿，并没有发现成克培和陈翔的名字。服务员也反映并没有见过这两个人。显然这是一个假口供。可为什么成克培要在落脚点上扯谎呢？这里面肯定有文章！

“飞虹、飞虹”卢剑飞叨念着，心里罗列着本市旅馆、饭店的名称，突然他眼睛一亮：“飞虹”对“听雨”，城南不是有个“听雨楼”宾馆吗？莫非……他骑着摩托车飞也似地来到城南江边，一座独具民族特色的建筑物矗立在眼前，“听雨楼”三个字赫然入目。他找到保卫人员，迅速查阅了旅客登记簿，果然查到了陈翔的踪迹。奇怪的是陈翔住507房间，而一个叫李才玉和一个叫黄新卫的人住在201房间。如果李才玉是成克培的话，那个黄新卫是陈翔吗？如果“成”与“黄”不认识，为什么共同包下201房间呢？有可能陈翔使了个“障眼法”，两个人登三张床，然后他与成克培同住201，而让507空着？不过，这样做的必要性不大，那么这就意味着有第三个人跟他们一起行动。这个人是谁呢？

### 又 起 风 波

8月20日，成都。

乐山方面还有一支“兵力”在卢剑飞的部署下来到成

都。他们是专程向四川省公安厅汇报“8·19”案件的。当说到犯罪手段和犯罪工具时，省厅刑侦处的同志不禁拍案而起：“这和8月16日成都人民公园的杀人案太相似了！你们提供的情况太重要了！成都的通报看了吗？”

“可是时间对不上茬啊！成克培交代说他们8月16日下午乘车从绵阳到达成都然后转长途汽车抵乐山的。我们查了，有这么一趟车，这就排除了成都市局通报上说的‘9时左右’他们作案的可能性。而且，人数也不对，‘8·16’案件是3个罪犯，‘8·19’案件是两个罪犯啊！”乐山的侦察员提出疑问。

“不管怎么样，你们先看看案情通报，我马上请成都市公安局的同志来谈一下情况。”

随着纸页的翻动，一行行简洁的语言，描述了8月16日夜发生在人民公园的血案——

“8月16日晚9时许，人民公园内西侧的假山处，一对谈恋爱的男女青年被罪犯杀伤、杀死。据活着的伤者陈猛志（男，19岁，工人）报称：当晚7时许，他与女友段秀英（18岁，工人）到人民公园游玩，8时左右到假山处，坐了近一个小时。突然有三个小伙子，一个手持菜刀，两个手持匕首，走上前来抢走他们的手表和随身携带的现金，并将陈杀伤、将段杀死。市刑警大队和西城分局刑警队对现场勘查后认为：死者段秀英确系他杀身死……”

“现场很惨啊！”刚刚赶来的西城分局刑警队长老邹沉重地介绍说，“段秀英身上的几处刀伤都在致命处，罪犯还把她衣裤扒下来，企图造成强奸现场，她的男友身上挨了11刀，……我们分析流窜犯作案的可能性大。因为排查近900

人，连段秀英小学时的男同学都调查到，硬是没有一点儿线索；现场也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线索。为了寻找凶器，调了一个排的武警战士把假山附近的草全割光了，一寸寸地搜索，假山附近的水池的水也抽干了。我们用搜雷器反复搜寻，最后连段秀英的仿象牙镶铜手镯都找到了，可是始终没有找到凶器。陈猛志由于受了强烈刺激，记忆力受到影响，对罪犯的特征反映不确切，只记得当场有一个人用锁喉把他压在地上用匕首直逼他的咽喉，噢，他还提到段秀英的手表不见了……”

“手表？什么样的手表？”

“一块上海女表，是第一代产品。”

“啊唷，我们在银行现场地上发现了一块上海女表！”

手表、菜刀，这两件物品吻合；用锁喉方式、用匕首直逼咽喉，这两个作案手法相似。经这样的比对，侦察员们心里已经有了百分之五十的把握。他们克制着内心的兴奋之情给乐山打电话，向卢剑飞汇报这个可喜的发现。

卢剑飞此时觉得自己“发财”了，他撒出的几条线都有了“反馈”——遂宁组于案发当天昼夜兼程赶到遂宁，查清了陈翔的情况。此人1963年2月17日生，曾用名陈绍友，小学文化，1981年因盗窃判4年刑，在荣山煤矿服刑，1985年6月刑满。其兄为使弟弟浪子回头，费心尽力地给他在房产开发公司找了个采购员工作，6月份与采购员马武去江油搞水泥，8月上旬回来一次，情绪低沉，似有什么心事，后再也未归。遂宁组请江油组去离江油很近的荣山煤矿提取陈的档案。与此同时，江油组在绵阳市、江油市公安局的大力配合下，迅速通过马武等人查清了陈翔与成克培的接触情况。



陈翔因赌博被扭送派出所扣了 690 元，10 号左右与一个叫余林的人一起离开江油。通过劳改干部还了解到陈翔在改造中的恶劣表现及交往人员名单……再加上成都组提供的关于“8·16”人民公园杀人案情况，卢剑飞脑海里已对陈、成二犯完成了基本刻画。他决定再次提审成克培。

暮霭深沉，江风徐来。远处歌声轻回，嬉语阵阵。卢剑飞走向预审室。他的步伐比往常要慢，他想利用这一点儿时间把 48 小时以来的工作小结一下。同时，还要考虑审讯成克培这样一个虽无前科，但认罪态度极差、抵抗心理很强的犯罪分子，采取什么样的预审节奏为上策……

虽然只过了 48 小时，成克培却明显地瘦了一圈。他坐在石墩上，双手夹在两膝间，头压得很低，身子尽量紧缩，仿佛想把自己缩成一个点，躲开卢剑飞如炬的目光。

“‘飞虹’宾馆我去过了，你们不住在那里嘛。”卢剑飞缓缓地说。

“那，那……也许是我记错了，我，想不起来了。”

“我可以提醒你，‘听雨楼’ 201 房间。你们还在对面小铺里吃了豆花饭，对不对！”

成克培哆嗦了一下，低着头说：“是……”

“那么你是‘李才玉’还是‘黄新卫’？！卢剑飞稍稍加重了语气。

“我是‘李才玉’。”成克培小声答道。

卢剑飞如连珠炮似地发出提问：“陈翔住在 507，和你一起住在 201 的是谁？！”

成克培抬起头，嘴唇张合了好几次，矢口否认道：“没有谁。我不认识。”